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十七回 蘇坦已置造薑盆

詩曰：薑盆極惡已滿天，宮女無辜血肉賸。媚骨已無埋玉處，芳魂猶帶穢腥羶。

故園有夢空歌月，此地沉冤未息肩。怨氣漫天應慘慘，周家世業更安然。

話說子牙用三昧真火燒這妖精。此火非同凡火，從眼、鼻、口中噴將出來，乃是精、氣、神煉成三昧，養就離精，與凡火共成一處，此妖精怎麼經得起！妖精在火光中，爬將起來，大叫曰：「姜子牙，我與你無冤無讎，怎將三昧真火燒我？」紂王聽見火裏妖精說話，嚇的汗流浹背，目瞪口呆。子牙曰：「陛下，請駕進樓，雷來了。」子牙雙手齊放，只見霹靂交加，一聲響亮，火滅煙消，現出一面玉石琵琶來。紂王與妲己曰：「此妖已現真形。」妲己聽言，心如刀絞，意似油煎，暗暗叫苦：「你來看我，回去便罷了，又算甚麼命！今遇惡人，將你原形燒出，使我肉身何安。我不殺姜尚，誓不與匹夫俱生！」妲己只得勉作笑容，啟奏曰：「陛下命左右將玉石琵琶取上樓來，待妾上了絃，早晚與陛下進御取樂。妾觀姜尚，才術兩全，何不封彼在朝保駕？」王曰：「御妻之言甚善。」天子傳旨：「且將玉石琵琶，取上樓來。姜尚聽朕封官：官拜下大夫，特授司天監職，隨朝侍用。」子牙謝恩，出午門外，冠帶回異人庄上。異人設席款待，親友俱來恭賀。飲酒數日，子牙復往都城隨朝。不表。

且說妲己把玉石琵琶放於摘星樓上，採天地之靈氣，受日月之精華，已後五年，返本還元，斷送成湯天下。一日，紂王在摘星樓與妲己飲宴，酒至半酣，妲己歌舞一回，與紂王作樂。三宮嬪妃，六院宮人，齊聲喝采。內有七□餘名宮人，俱不喝采，眼下且有淚痕。妲己看了，停住歌舞，查問那七□餘名宮人，原是那一宮人。內有奉御官查得；原是中宮姜娘娘侍御官人。妲己怒曰：「你主母謀逆賜死，你們反懷忿怒，久後必成宮闈之患。」奏與紂王，紂王大怒，傳旨：「拿下樓，俱用金瓜打死！」妲己奏曰：「陛下，且不必將這起逆黨擊頂，暫且送下冷宮，妾有一計，可除宮中大弊。」奉御官將宮女送下冷宮。且說妲己奏紂王曰：「將摘星樓下，方圓開二□四丈闊，深五丈。陛下傳旨，命都城萬民，每一戶納蛇四條，都放此坑之內。將作弊宮人，洗刷乾淨，送下坑中，喂此毒蛇。此刑名曰：『薑盆』。」紂王曰：「御妻之奇法，真可剔除宮中大弊。」天子隨傳旨意，張掛各門。國法森嚴，萬民遭累，勒令限期，往龍德殿交蛇。眾民日日進於朝中，並無內外，法紀全消。朝廷失政，不止一日。眾民納蛇，都城那裏有這些蛇，俱到外縣買蛇交納。一日，文書房膠鬲一官居上大夫，在文書房裏，看天下本章，只見眾民或三兩成行，四五一處，手提筐籃，進九間大殿。大夫問執殿官：「這些百姓，手提筐籃，裏面是甚東西？」執殿官答曰：「萬民交蛇。」大夫大驚曰：「天子要蛇何用？」執殿官曰：「卑職不知。」大夫出文書房到大殿，眾民見大夫叩頭。膠鬲曰：「你等拿的甚麼東西？」眾民曰：「天子榜文，張掛各門，每一戶納蛇四條。都城那裏許多蛇，俱在百里之外，買來交納。不知聖上何用。」膠鬲曰：「你們且去交蛇。」眾民去了。大夫進文書房，不看本章，只見武成王黃飛虎、比干、微子、箕子、楊任、楊修俱至，相見禮畢。膠鬲曰：「列位大人可知天子令百姓每戶納蛇四條，不知取此何用。」黃飛虎答曰：「末將昨日看操回來，見眾民言，天子張掛榜文，每戶納蛇四條，紛紛不絕，俱有怨言。因此今日到此，請問列位大人，必知其詳。」比干、箕子曰：「我等一字也不知。」黃飛虎曰：「列位既不知道，叫執殿官過來，你聽我吩咐。你上心打聽，天子用此物做甚麼事。若得實信，速來報我，重重賞你。」執殿官領命去訖，眾官隨散。不表。

且說眾民又過五七日，蛇已交完，收蛇官往摘星樓回旨奏曰：「都城眾民交蛇已完，奴婢回旨。」紂王問妲己曰：「坑中蛇已完了，御妻何以治此？」妲己曰：「陛下傳旨，可將前日暫寄不游宮宮人，洗刷乾淨，用繩縛背，推下坑中，喂此蛇蝎。若無此極刑，宮中深弊難除。」紂王曰：「御妻所設此刑，真是除奸之要法。」蛇既納完，命奉御官將不遊宮前日送下宮人，綁出推落薑盆。」奉御官得旨，不一時將宮人綁至坑邊。那宮人一見蛇猙獰，揚頭吐舌，惡相難看，七□二名宮人一齊叫苦。那日膠鬲在文書房，也為這件事，逐日打聽；只聽得一陣悲聲慘切。大夫出的文書房來，見執殿官忙忙來報：「啟老爺！前日天子取蛇，放在坑中；今日將七□二名宮人，洗刷入坑，喂此蛇蝎。卑職探聽得實，前來報知。」膠鬲聞言，心中甚是激烈，逕進內庭，過了龍德殿，進分宮樓，走至摘星樓下，只見眾宮人赤身縛背，淚流滿面，哀聲叫苦，悽慘難觀。膠鬲厲聲大叫曰：「此事豈可行！膠鬲有本啟奏！」紂王正要毒蛇咬食宮人，以為取樂，不期大夫膠鬲啟奏。紂王宣膠鬲上樓俯伏，王問曰：「朕無旨意，卿有何奏章？」膠鬲泣而奏曰：「臣不為別事，因見陛下橫刑慘酷，民遭荼毒，君臣睽隔，上下不相交接，宇宙已成否塞之象。今陛下又用這等非刑，宮人得何罪！昨日臣見萬民交納蛇蝎，人人俱有怨言。今旱潦頻仍，況且買蛇百里之外，民不安生。臣聞：民貧則為盜，盜聚則生亂。況且海外烽煙，諸侯離叛，東南二處，刻無寧宇，民日思亂，刀兵四起。陛下不修仁政，日行暴虐，自從盤古至今，并不曾見，此刑為何名？那一代君王所製？」王曰：「宮人作弊，無法可除，往往不息，故設此刑，名曰：『薑盆』。」膠鬲奏曰：「人之四肢，莫非皮肉，雖有貴賤之殊，總是一體。令人坑穴之中，毒蛇吞咬，苦痛傷心。陛下觀之，其心何忍，聖意何樂。況宮人皆係女子，朝夕宮中，侍陛下於左右，不過役使，有何大弊，遭此慘刑。望陛下憐赦宮人，真皇上浩蕩之恩，體上天好生之德。」王曰：「卿之所諫，亦似有理。但肘腋之患，發不及覺，豈得以草率之刑治之，況婦寺陰謀險毒，不如此，彼未必知驚耳。」膠鬲厲聲言曰：「『君乃臣之元首，臣是君之股肱。』」又曰：「『亶聰明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』」今陛下忍心喪德，不聽臣言，妄行暴虐，罔有俊心，使天下諸侯懷怨，東伯侯無辜受戮，南伯侯屈死朝歌，諫官盡炮烙；今無辜宮娥，又入薑盆。陛下只知歡娛於深宮，信讒聽佞，荒淫酗酒，真如重疾在心，不知何時舉發，誠所謂大難既潰，命亦隨之。陛下不一思省，只知縱慾敗度，不想國家何以如磐石之安。可惜先王克勤克儉，敬天畏命，方保社稷太平，華夷率服。陛下當改惡從善，親賢遠色，退佞進忠，庶幾宗社可保，國泰民安，生民幸甚。臣等日夕焦心，不忍陛下淪於昏暗，黎民離心離德，禍生不測，所謂社稷宗廟非陛下之所有也。臣何忍深言，望陛下以祖宗天下為重，不得妄聽女侍之言，有廢忠諫之語，萬民幸甚！」紂王大怒曰：「好匹夫！怎敢無知侮謗聖君，罪在不赦！」叫左右：「即將此匹夫剝淨，送入薑盆，以正國法！」眾方欲來拿，被膠鬲大喝曰：「昏君無道，殺戮諫臣，此國家大患，吾不忍見成湯數百年天下一旦付與他人，雖死不瞑目。況吾官居諫議，怎入薑盆！」手指紂王大罵：「昏君！這等橫暴，終應西伯之言！」大夫言罷，望摘星樓下一跳，撞將下來，跌了個腦漿迸流，死於非命。有詩為證：

赤膽忠心為國憂，先生撞下摘星樓。早知天數成湯滅，可惜捐軀血水流。

話說膠鬲墜樓，粉身碎骨。紂王看見，更覺大怒，傳旨：「將宮女推下薑盆，連膠鬲一齊喂了蛇蝎！」可憐七□二名宮人，齊齊高叫：「皇天后土，我等又未為非，遭此慘刑！妲己賤人！我等生不能食汝之肉，死後定咬汝陰魂！」紂王見宮人落於坑內，餓蛇將官人盤繞，吞咬皮膚，鑽入腹內，苦痛非常。妲己曰：「若無此刑，焉得除宮中大患！」紂王以手拂妲己之背曰：「喜你這等奇法，妙不可言！」兩邊宮人，心酸膽碎。有詩為證：

薑盆蛇蝎勢猙獰；宮女遭殃入此坑。一見魂飛千里外，可憐慘死勝油烹。

話說紂王將宮人入於坑內，以為美刑。妲己又奏曰：「陛下可再傳旨，將薑盆左邊掘一池，右邊挖一沼，池中以糟邱為山；右邊以酒為池。糟邱山上，用樹枝插滿，把肉披成薄片，掛在樹枝之上，名曰：『肉林』，右邊將酒灌滿，名曰：『酒海』。天子富有四海，原該享無窮富貴；此肉林、酒海，非天子之尊，不得妄自尊享也。」紂王曰：「御妻異制奇觀，真堪玩賞；非奇思妙想，不能如此。」隨傳旨，依法製造。非止一日，將酒池、肉林，造的完全。紂王設宴，與妲己玩賞肉林、酒池。正飲之間，妲己奏曰：「樂聲煩厭，歌唱尋常，陛下傳旨，命宮人與宦官撲跌，得勝者，池中賞酒，不勝者乃無用之婢，侍於御前，有辱天子，可用金瓜擊頂，放於糟內。」妲己奏畢，紂王無不聽從，傳旨：命宮人宦官撲跌。可憐這妖孽在宮中，無所不為，宦官遭殤，傷殘民命。一看官；他為何事要將宮人打死，人在糟內？妲己或二、三更現出原形，要吃糟內宮人，以血食養他妖氣，惑於紂王。有詩

曰：

懸肉為林酒作池，紂王無道類窮奇。蠶盆怨氣沖霄漢，炮烙精魂傍火炊。

文武無心扶社稷；軍民有意破宮禱。將來國土何時盡？戊午旬中甲子期。

話說紂王聽信妲己，造酒池、肉林，一無忌憚，朝綱不整，任意荒淫。一日，妲己忽然想起玉石琵琶精之恨，設一計害子牙；作一圖畫。那日在摘星樓與紂王飲宴，酒至半酣，妲己曰：「妾有一圖畫，獻與陛下一觀。」王曰：「取來朕看。」妲己命官人將畫叉挑著。紂王曰：「此畫又非翎毛，又非走獸，又非山景，又非人物。」上畫一臺，高四丈九尺，殿閣巍峨，瓊樓玉宇，瑤瑤砌就欄杆，明珠粧成梁棟，夜現光華，照耀瑞彩，名曰：「鹿臺。」妲己奏曰：「陛下萬乘至尊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若不造此臺，不足以壯觀瞻。此臺真是瑤池玉闕，閬苑蓬萊。陛下早晚宴於臺上，自有仙人、仙女下降。陛下得與真仙遨游，延年益壽，祿算無窮。陛下與妾，共叨福庇，永享人間富貴也。」王曰：「此臺工程浩大，命何官督造？」妲己奏曰：「此工須得才藝精巧、聰明睿智、深識陰陽、洞曉生剋，以妾觀之，非下大夫姜尚不可。」紂王聞言，即傳旨：「宣下大夫姜尚。」使臣往比干府召姜尚。比干慌忙接旨。使臣曰：「旨意乃宣下大夫姜尚。」子牙即忙接旨，謝恩曰：「天使大人，可先到午門，卑職就至。」使臣去了。子牙暗起一課，早知今日之厄。子牙對比干謝曰：「姜尚荷蒙大德提攜，並早晚指教之恩。不期今日相別。此恩此德，不知何時可報。」比干曰：「先生何故出此言？」子牙曰：「尚占運命，主今日不好，有害無利，有兇無吉。」比干曰：「先生又非諫官在位，況且不久面君，以順為是，何害之有！」子牙曰：「尚有一柬帖，壓在書房硯臺之下，但丞相有大難臨身，無處解釋，可觀此柬，庶幾可脫其危，乃卑職報丞相涓涯之萬一耳。從今一別，不知何日能再睹尊顏！」子牙作辭，比干著實不忍：「先生果有災迤，待吾進朝面君，可保先生無虞。」子牙曰：「數已如此，不必動勞，反累其事。」比干相送，子牙出相府，上馬來到午門，逕至摘星樓候旨。奉御官宣上摘星樓，見駕畢。王曰：「卿與朕代勞，起造鹿臺，俟功成之日，如祿增官，朕決不食言。圖樣在此。」子牙一看，高四丈九尺，上造瓊樓玉宇，殿閣重檐，瑤瑤砌就欄杆，寶石粧成棟梁。子牙看罷，暗想：「朝歌非吾久居之地，且將言語感悟這昏君，昏君必定不聽、發怒。我就此脫身隱了，何為不可！畢竟不知子牙凶吉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